

公孙梦 著

血字真经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第十四回 不是冤家不聚头

祝帮主又道：

“既然双方人数如约而来，今日就一决高下。金牛帮如果输了，即日起退出开封地盘。金牛帮要是侥幸胜了，陈帮主如何处置？”

陈帮主朗声一笑：“吉凤帮如果输了，开封地盘双手拱让，即日起退出开封。”

祝帮主大声道：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只不知今日以几局定输赢？”

陈帮主道：

“三局如何？”

祝帮主道：

“好！不过，动手之前，有话请教。”

陈帮主道：

“不必客气，祝帮主请说。”

祝帮主用手一指蓝人俊：“此人是贵帮的眼线么？”

陈帮主等人都来瞧着蓝人俊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书生，道：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祝帮主道：

“既然不是贵帮眼线，等将他放了再动手！”

说完走到蓝人俊身边道：

“对不住，误会了，先生迅速离开此地，自管上路去吧！为表示在下的一点歉意，奉送盘缠二十两！”

话才落音，有一个帮伙当即掏出银两递过来，要蓝人俊接着。

蓝人俊摇头道：

“既然是误会，也就算了，这银子在下不要！”

帮众们都十分惊奇地瞧着他，这人是傻还是呆？放着现成的银子居然不要！

突然，那个黑衣少年叫道：

“喂，书生，你过来，我认识你！”

这话一出，祝帮主等人脸色大变。

蓝人俊摇头道：

“老弟，你认错人啦，在下可没见过你！”

祝帮主一听，怀疑地盯着蓝人俊，要是对方果真认识他，必是眼线无疑，那就不能白白放了他。

黑衣少年道：

“哎呀，你这人好糊涂，去年你还救过我呢！记得吗？在林子里，喂，想起来了没有？”

蓝人俊仔细瞧瞧他，觉得是有些面熟。

少年见他犹犹豫豫，一副呆傻相，不禁气得顿足：“喂，死人，你怎么把我忘了？”

祝帮主道：

“既然不是贵帮眼线，等将他放了再动手！”

说完走到蓝人俊身边道：

“对不住，误会了，先生迅速离开此地，自管上路去吧！为表示在下的一点歉意，奉送盘缠二十两！”

话才落音，有一个帮伙当即掏出银两递过来，要蓝人俊接着。

蓝人俊摇头道：

“既然是误会，也就算了，这银子在下不要！”

帮众们都十分惊奇地瞧着他，这人是傻还是呆？放着现成的银子居然不要！

突然，那个黑衣少年叫道：

“喂，书生，你过来，我认识你！”

这话一出，祝帮主等人脸色大变。

蓝人俊摇头道：

“老弟，你认错人啦，在下可没见过你！”

祝帮主一听，怀疑地盯着蓝人俊，要是对方果真认识他，必是眼线无疑，那就不能白白放了他。

黑衣少年道：

“哎呀，你这人好糊涂，去年你还救过我呢！记得吗？在林子里，喂，想起来了没有？”

蓝人俊仔细瞧瞧他，觉得是有些面熟。

少年见他犹犹豫豫，一副呆傻相，不禁气得顿足：“喂，死人，你怎么把我忘了？”

呢!”

这话引得金牛帮的人大笑，连吉凤帮的人也忍不住失笑。

真是十足的外行话!

一个会武功的人，岂能轻易让人家扣住脉门，任人宰割?

这书生好玩极了，居然说自己会武功!

祝帮主也意会到这一点，放了他的手，道：

“你这点功夫祝某领教了，今日放了你，快走吧!”

黑衣少年叫道：

“快快过来!”

蓝人俊道：

“过来干什么?在下还要赶路呢，没理由被押到这里来，耽搁了不少时候!”

黑衣少年气得跺足，骂道：

“去去去，救过人家就拿架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!”

蓝人俊愣了，道：

“此话从何说起?”

少年道：

“你还欠我的债没还，去年一不注意被你溜了，这次看你溜到哪里去!”

她气呼呼说完，把手一挥，两个帮众穿列而出，过来抓住蓝人俊的胳膊，把他拉过来。

蓝人俊道：

“姑娘，你说话不沾边，在下何时向你借过债，有凭据么？”

少年眼珠一转，道：

“当然有，等此间事了，再把借据拿出来给你看！”

蓝人俊大怒，道：

“好，在下不走了，等着看你的凭证，这事非同小可，不弄清决不走，蓝某岂是赖账的无赖？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，等一会再和你验凭证！”少年口气也很硬。

这时，陈帮主也给弄糊涂了，怎么恩人又变成欠债人了？

只听祝帮主道：

“哪位弟兄出阵讨教？”

金牛帮即出来一条大汉，胸前绣着两头金牛，手握钢刀，大声道：

“金牛帮青牛堂主谈天成求教？”

吉凤帮当即出来一个中年武士，手执一根齐眉棍，道：

“吉凤帮三舵主郭炳，特向谈堂主领教！”

谈天成足立八字，左手抱刀，右手握拳，置于腰间，右脚猛踏一步，然后划个弧形，虚踏半步，拉开架式，说了声：“请！”

郭炳两足八字并立，左手握棍，身胸挺直，右手握拳，见对方亮开门户，便将长棍双手握住，朝天一举，说声：“得罪！”

话声一落，棍在半空舞了个圈，发出“呼呼”的啸声，猛地一个“横扫千军”，向对方腰际扫去。

谈天成见对方势猛，不敢硬接，连忙后退一步，使个“回头望月”，避开棍锋，以刀削对方手腕。

郭炳不等招式用老，立即撤回长棍，顺势转身，再使个“横扫千军”，从反方向击对方左腰。

两人功底扎实，临阵经验甚丰，一来一往，杀了个棋逢对手。

蓝人俊第一次以行家眼光看人交手，不禁十分感兴趣。琢磨着两人进招避招，会使出什么招数。看着看着，嘴里不禁念了出来。

“嗯，他要用玉女穿梭，刀么，要使古塔藏花……”

他这么自言自语，看得入神。

两帮的人见他口里才说出，交手的人就顺从人意使出他说的招数。这情形就像一个教拳的师父教两个大徒弟动手过招一样。

蓝人俊见自己说得很准，这下更来了劲，说着说着已经不是猜测推估下一招使出什么招式，而是按他脑中所想该使出什么招式。

这么一来，道道地地成了他教两人过招。

场中激斗的两人就像以人做棋子下象棋一般，场外的人说什么，场内的人就做什么，只不过下象棋下围棋是两人对垒，这场厮打是由他一人在场外谋划而已。

当然，场中两人可以不听。

可是，事出两人意外，你不能不听。

因为，在那一瞬间，没有再比蓝人俊指点的招式更好更妙的。

两人恰恰是从他的指点中，悟出了不少诀窍，武功提高了一筹。

所以，两人一高兴，忘了双方打斗的目的，一心一意照着蓝人俊的指点去使招式，逢到自己出招绝妙，对方闪避灵巧时，两人口里都爆发出一声由衷的赞语：“好！”

荒唐！

这哪里还是两个帮派火拼，争夺今后生存的地盘。

这明明是两个同门师兄弟，在师父的指点下，和和气气、亲亲热热过招切磋技艺。

两边观战的人一时都愣住了。

两个帮主起初莫名其妙，后来愈看愈生气，这么打下去还能有个结果么？

蓝人俊见两人极听话，他说什么人家就做什么，愈发来了兴致，说的声音也大了起来。

这时，猛听有人喝道：

“住手！”

圈中的两条好汉正打得高兴，忽听自己帮主下令叫停，便各自后跃一丈，收式停住。

两人面带笑容，互相不约而同向对方抱拳致礼。

这还成何体统？

两个帮主脸都气白了，同时喝道：

“回阵!”接着又一起手指蓝人俊,“你到底帮谁?!”

蓝人俊向两个帮主瞧瞧,一时答不上来。

“对啊,我到底帮谁?”他问自己。

“我谁也不帮!”

他回答自己。

那黑衣少年一双俊目飞现异彩,叫道:

“喂,呆子,你的武功挺好啊,一年不见,当刮目相看啦!”

陈帮主年纪到底大些,听女儿这么一说,提醒了他。

他赶忙哈哈一笑,道:

“少侠深藏不露,陈子寿看走眼了,失敬失敬!”

祝帮主一瞧,马上悟了过来,双手抱拳道:

“大侠果然高明,属下承蒙指点,祝勇感激不尽!先前多有得罪之处,望大侠海涵!”

噫,两位帮主由气势汹汹,一变而成恭敬温和,这是怎么回事?

原来,他们忽然省悟,得罪了这位年青高手,要是站到了对方一边,自己一方岂能吃得消?

不过,还是有人不服气。

哪一边的人不服气?

两边的都有。

吉凤帮的一舵主徐惠尚,金牛帮的金牛堂堂主张永胜站出来了。

这两位可不是等闲人物。

吉凤帮下属三个分舵，以一舵主武功最高，是总舵主的得力帮手。

金牛帮分金牛堂、白牛堂、青牛堂三堂，三个堂主以金牛堂堂主武功最高，是仅次于帮主的重要人物。

他俩见蓝人俊是个不起眼的书生，光凭嘴里说一通就想吓唬人，没那么便宜的事。即使是帮主说了话，他们也不服这口气。

俗话说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这家伙过急摆布人，岂是一个高手受得了的折辱？

特别是金牛堂主张永胜，就是他把这个书生捉了来的。是高手岂能就范？

两人跨步上前，同声喝道：

“请大侠赐教！”

这一喊，两人又感意外，不由一愣。

两个帮主也知属下的意思，要试试这书生是不是个货真价实的练家子。

蓝人俊从未在江湖走动，不懂江湖那一套规矩，以为人家向他讨教呢。

他连忙双手一摇，道：

“不客气不客气，两位先动手吧，待在下看几个回合，才知两位的不足之处，到时在下再出声示招，只不过两位动手时要有分寸，以免伤人，如何？”

徐惠尚、张永胜大怒，这小子目高于顶，竟敢戏弄自己，你听听，他还要“指点”自己一番呢，真是气死人了！

吉凤帮下属三个分舵，以一舵主武功最高，是总舵主的得力帮手。

金牛帮分金牛堂、白牛堂、青牛堂三堂，三个堂主以金牛堂堂主武功最高，是仅次于帮主的重要人物。

他俩见蓝人俊是个不起眼的书生，光凭嘴里说一通就想吓唬人，没那么便宜的事。即使是帮主说了话，他们也不服这口气。

俗话说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这家伙过急摆布人，岂是一个高手受得了的折辱？

特别是金牛堂主张永胜，就是他把这个书生捉了来的。是高手岂能就范？

两人跨步上前，同声喝道：

“请大侠赐教！”

这一喊，两人又感意外，不由一愣。

两个帮主也知属下的意思，要试试这书生是不是个货真价实的练家子。

蓝人俊从未在江湖走动，不懂江湖那一套规矩，以为人家向他讨教呢。

他连忙双手一摇，道：

“不客气不客气，两位先动手吧，待在下看几个回合，才知两位的不足之处，到时在下再出声示招，只不过两位动手时要有分寸，以免伤人，如何？”

徐惠尚、张永胜大怒，这小子目高于顶，竟敢戏弄自己，你听听，他还要“指点”自己一番呢，真是气死人了！

黑衣少年跺脚喝道：

“还不住手！”

忽然，进攻的两人觉得去势突止，刀鞭都递不进去了。仿佛有什么东西阻止了鞭头、刀尖一样。

二人急忙定睛一看，只见蓝人俊两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鞭头、刀尖。两人大惊，又赶忙往回猛抽。

一抽，抽不动。

两人大喝一声，再抽。

仍然抽不动。

素来性情刚猛的两人，立即沉住气，动动手臂，身子往下一蹲，吐气开声：“嘿！”

蓝人俊纹丝不动，面不改色，也不作态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。

还是抽不动，两人面红耳赤，互相望望，也不知该怎么办。

扔了兵器，这个脸丢不起。

夺回兵器，又根本办不到。

蓝人俊见他们不动了，便松开双指道：

“两位，有话好说，怎么能拿兵刃随便往人身上捅呢？要出人命的。”

张永胜、徐惠尚听他说些呆话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只能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下台。

他们闯荡江湖半生，可没见过这么高的功夫。

两位帮主急忙上来拉开两人，对蓝人俊拱手道：

“少侠艺业惊人，佩服佩服！”

蓝人俊道：

“两位帮主且莫如此说，在下师父一再告诫在下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且莫以为自己天下第一，在下这点功夫，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他是老老实实重复师训，可是传到徐惠尚、张永胜耳里，不啻是教训他们不该自恃武功高强，随便与人动手。

他俩哭笑不得，只是极尴尬地站在一旁。

黑衣少年高兴得要死，唤他道：

“呆子，还不快些过来！”

蓝人俊道：

“怎么，你要抖出在下欠账的证据么？”

黑衣少年见他如此呆傻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你过来和我在一起，免得被你溜了！”

蓝人俊大为生气，果然大步走到了他跟前：“在下决不会逃走，只管放心！”

黑衣少年道：

“待此地事了，再与你算账，你等着好了！”

陈帮主一听女儿要与这位奇人过不去，吓得连忙阻止道：

“青儿，胡说些什么，大侠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只能竭诚相报，快请大侠到家中做客才是正理！”

黑衣少年笑道：

“爹爹不必担心，孩儿自有算账的理由！”

祝勇道：

“陈帮主，今日之事如何了结？”

陈子寿道：

“事出意外，改日再斗如何？”

蓝人俊插嘴道：

“你们两位也真是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么？何必一定要动刀动枪，闹出人命来呢？”

陈子寿道：

“冲着大侠一句话，吉凤帮与金牛帮的过节，从今日起一笔勾销，祝帮主，你看呢？”

祝勇也豪爽地答道：

“大侠出面调停，陈帮主胸襟又如此宽阔，祝勇要是再纠缠，还是个人么？好，金牛帮从今日起退出开封地盘，再不来相扰！”

陈子寿忙道：

“祝帮主，此话差矣，偌大个开封，既容得下吉凤帮，也容得下金牛帮，有饭大家吃，何必争那么一点利，从此两帮握手言欢，彼此相助，祝帮主意下如何？”

祝勇大喜：“多谢陈帮主慷慨大量，今日起，金牛帮与吉凤帮不分彼此，情同一家！”

蓝人俊大喜，拍手道：

“两位帮主深明大义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好好好，在下恭贺各位！”

两帮帮众俱都十分欢喜，免去了一场拼命官司，从此

两家言和，同在开封谋生，这样的好事，有谁不赞成呢？

顿时，两边人挤拥在一起，相互搭肩拍背，互通姓名，亲热已极。

陈帮主遂邀请金牛帮全体以及蓝人俊同往开封做客。

祝帮主也欣然同意。

于是，一行人热热闹闹，欢欢喜喜向开封进发。

第十五回 单相思

陈家住在大相国寺附近的双凤巷。

蓝人俊曾经来过，偌大个宅第，住上几十位客人绰绰有余。

当晚，陈帮主大摆宴席，款待蓝人俊和祝帮主等人。

蓝人俊被奉为上宾，两位帮主对他十分恭敬。

黑衣少年换去男装，成了个娉娉婷婷、千娇百媚的姑娘家。

她一身紫衣紫裙，环佩叮当，莲步轻移，娇笑着步入大厅，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几疑是月中嫦娥下凡。

蓝人俊也看得傻了，想不到这位男装少女，竟有如此之美丽，不禁在心中暗暗将她与苍紫云相比。

苍紫云婀娜健美，温柔婉顺。

陈青青小巧玲珑，活泼爽快。

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

陈青青冲他一笑，来到他左边的座位坐下。

坐在右边的陈子寿见爱女来到，便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祝酒。

大家在欢快声中连干三杯。

陈青青滴酒不沾，只看着蓝人俊笑。

蓝人俊三杯下肚，脸也红了起来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向陈祝两位帮主问道：

“两位帮主日间在城外厮杀，究竟是为了何事？”

祝勇脸一红道：

“这事全怪在下。只因金牛帮原在洛阳安身立命，三年前，洛阳三公子之一的追风剑张经仁的手下，玉面狼黄鼎、赤脸雕胡飞、黑太岁张大龙率一些走狗爪牙，要金牛帮奉张经仁为帮主，让在下在张经仁帐前听令。本来这帮主之位是众弟兄抬举在下坐上的。若有人才德超过在下，在下自应辞去帮主之位，甘当有德者的马前卒。但张大龙等人平日欺压善良，敲诈勒索，坏事做绝。底下人如此，这张经仁谅来也不是好人，在下岂能将金牛帮交与这些人？于是，两下里翻了脸动起手来，张大龙等人也未能制伏在下和三位堂主，于是搬来了一个老头，外号铁指翁，这老儿功臻化境，在下等人不是对手，只好表面臣服，于夜间逃出洛阳，离开河南省境，在安徽淮南府重新安下地盘。虽然敝帮有了安身之地，但洛阳的一口恶气未出，又怎能甘心？何况敝帮撤离后，还有众多的帮众因生计留在洛阳，在下又怎能让他们落入张经仁的魔爪之中？思来想去，便想返回河南，打算到开封谋求发展，广招天下英雄，以图回洛阳东山再起。哪知开封地面苦力与在江湖混饭吃的艺人，均入了吉凤帮，受吉凤帮的保护。在下不该图己之利，与陈帮主争夺地盘。两帮属下，经常发生斗殴。陈帮主忍